

在贾府里有众多的奴仆。奴仆也有等级,还分“有脸”和“没脸”的。要说等级最高的,是赖家两兄弟。老大是荣国府的总管,老二是宁国府的总管。至于最有脸面的,要数他们的母亲赖嬷嬷。第四十三回写贾老太君召聚众人议事的时候,赖嬷嬷可以坐在一个小板凳上,而王熙凤却只能站着。

《红楼梦》书中解释这个“坐”与“站”的道理,是因为“贾府风俗,年高服侍过父母的家人,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”。就是说赖嬷嬷服侍过比王熙凤长一辈的主子,这应该就是贾赦或贾政。后面赖嬷嬷又指着贾宝玉,说老爷(贾政)和大老爷(贾赦)小时候怎样挨爷爷(贾代善)痛打,那是她亲眼看着的。由此可见,要论年岁,她比贾赦他们还长一辈。她是跟贾母平辈的奶奶级的人物。

赖家虽是个奴才身份,却相当有钱,贾母当面说赖嬷嬷是个“财主”。有钱到什么程度呢? 举一例可知:第五十六回写探春管事,她和平儿说起赖大家的园子,“还没有咱们这(指大观园)一半大”。小了是吧? 可是读书不能疏忽。你想,大观园按贾琏所说,周长是三里半(以清制换算近两公里),假定长方宽为4比6,约有360亩。“不到一半”,算它是三分之一,120亩的花园,就在京城,那也是豪富人家的

听一个学生讲,那天A原本正欢乐跳舞,突然冒出一句:万一范老师问这个舞蹈曲目怎么翻译,怎么办? 排练场哄然大笑。

那天第一次听说A的名字,然后教学中慢慢认识这个单纯美丽的女孩子。她会给你发一个微信:种在院系户外露台的花开了,请老师去赏花。

之后,隔一段时间就发一个微信或一个视频。等去时,看见原本简单铺着草坪的露台,郁金香和茉莉已经绽放,番茄挂在支架,而月季也已经花蕾饱满。她和另外一个女孩子在那里松土浇水,忙着将一盆花挪去阳光之下。

不由得想起去年学期末时,她小心翼翼地送一朵种的花,猜想她可能有所求? 有些学生,大概会考试直接找你耍A。然而,等期末阅卷过很久,她却小心翼翼地问,有没有七十分?

种花的女孩子懂得珍惜生命和一切美好。突然想起她们都不喜欢插花。在她们眼中,花是生命,不是买卖和点缀。

春食螺蛳正当时,味蕾激活记忆,当年的趣事历历在目。

那年刚到生产队,第一天的农活被指定跟随黄队长下田插秧。我手拿一把秧苗,还未弯下腰开插,突然感觉到被脚踹浑的水田里有东西在慢慢挪动。睁大眼睛细看,吓了一跳,一条水蛇样的动物就在脚边游动。我条件反射般地向后挪动几步,惊呼:“不好了,有蛇!”“有蛇? 我来看一看!”黄队长边说,边快步溅着水花冲了过来,定睛一看,哈哈大笑起来,“这不是水蛇,你们江南一带管它叫鳝鱼。”“不会吧,鳝鱼比它细小。你可看看它这规格,这么长,简直成了‘鳝鱼精’了。”“说得对,它就是‘鳝鱼精’,因我们这里世代从不吃鳝鱼。”“鳝鱼味道鲜美,为什么不吃呢?”我不解地问。“鳝鱼可吃?”队长瞪大了眼睛,“除了鳝鱼,田螺遭

义人也不吃。小河里的田螺长得比拳头还要大!”

我在上海爱吃螺蛳出了名。来队里第一天河边洗衣时,就发现河里有比我拳头大的“螺蛳王”。“鳝鱼精”与“螺蛳王”的先后发现,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。营养丰富食材俯拾即是,却世代弃之,岂不太可惜? 但真想要移风易俗,又谈何容易! 我们知青商定第一炮先摆一席“鳝螺宴”。

连日春雨,队里放假一天,“鳝螺宴”得以举行。知青卢老大担当大厨师,我与老三当下手。大师傅上灶像模像样,先来一个“炒螺蛳”。出锅装盘后一尝味道,螺蛳肉咀嚼有韧劲,口味够鲜辣。第二个看家菜是“爆黄鳝”。一上桌,鱼香扑鼻来。就在这个时候,黄队长、李木匠及李大嫂等穿梭进屋。“老大呀,在忙什么? 菜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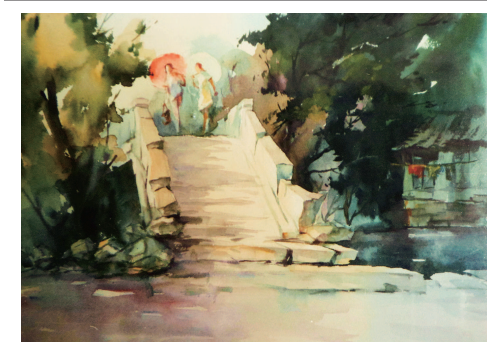
只能做大概的推测。譬如兴建大观园时,除了贾政和贾琏,具体管事的主要就是赖家两兄弟。贾政迂腐固执,不通世故,贾琏轻巧浮滑,城府浅陋,赖家兄弟默不作声,却大有周旋空间。大观园耗费巨大,谋利的机会很多。你看贾芸得了一个监工种树的差使,领工银二百两,只花银五十两去买树,其余不难连类推想。

但要是说赖家的财富全是从贾府贪污所得,恐怕也是冤枉他们;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容易。更多的机会在哪里呢? 贾府权势煊赫,有求于他们的人很多。第六十回写有个广东官员拜访荣国

府,进献了两篓子茯苓霜,同时也送给“门子”一篓,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“好处费”。赖家兄弟那可是总管,他们办理许多贾府与外界交涉的事情,何处不是生财之道。这又并不直接来自贾府,连指责他们也没有明显的理由。

在贾府的奴仆中,赖家人无疑是发展得最好的。他们凭什么呢? 资格老?

还有资格更老的,但是那不管用。就说焦大吧,“从小儿跟着太爷们(就是宁、荣两位国公)出过三四回兵”,这份资格在贾府里已经无人可比了;而且,他还“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”,大有功劳。所以他自视甚高,看不起大总管,自称:“焦大太爷跷跷脚,比你的头还高呢! 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?”



桥头对话 水彩 张国卿

得好香啊。”大嗓门的队长一进门就嚷嚷。“请贵客入座。”老大手里端着“爆黄鳝”从厨房走了出来。

宾主落座,各自端起盛满白酒的土饭碗,酒过三巡,宴客的重头戏拉开序幕。老大带头,提议客人尝尝拿手杰作——炒螺蛳。队长与贵客们面面相觑,那敢动手? 老大潇洒来个示范效应。他用筷夹起一个螺蛳,放入嘴里,用力一吮,嗖的一声,螺蛳肉就脱壳入口。随后一分为二,只吃前面一段紧致的肉,后面的排泄系统交断丢弃。“好吃,好吃。你们也尝尝。”老大咂吧着嘴说。可满桌的客人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面露难色。我看客人胆怯,拿起早就准备好的牙签,快速挑出肥嫩的螺蛳肉,用小刀剔除尾后内脏,将前端螺蛳肉拈到客人碗里,请他们大胆品尝。在我们接二连三的

焦大确实有骄傲自夸的资本,那又如何呢? 照样被资格浅的赖家老二派去干吃力不讨好的活;再要不满,胡说八道,触犯了主子,那就只能塞上一嘴马粪,扔在马厩里了。

赖家人能有出息,关键就在赖嬷嬷说的一句话里,就是要“知道那‘奴才’两字是怎么写的!”两三代的人,低着头弯着腰守着奴才的分儿,一点一滴的好处,口口声声只说“主子的恩典”,绝不说自己的劳苦,也不说自己花了多少钱财。这才能得主子的欢心,而最终,博得子孙的蜕变。焦大呢,总记着自己的功劳,“奴才”两个字写得不好,便做奴才到死。

有一个细微之处很有趣:荣国府还有一位二总管林之孝,你在《红楼梦》故事里常能看到他的聪明,却读不到大总管赖大的聪明。那个林之孝因为聪明,所以只能是二总管。

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,没见人说起过:赖家的人,本来是不是姓赖?

这个问题从何而来呢? 就是《红楼梦》提到宁国府总管、赖家老二时,称他为“来升”而不是“赖升”。这个名字出现了十

次以上,不可能是偶误。

读过一些旧小说的人很容易明白:这个“来”绝不是姓。在“来”字后面加上吉利字眼,是古代主人对男仆的常用称呼。王熙凤有个仆人叫来旺;在《金瓶梅》里,西门庆的仆人有来旺、来宝、来爵、来兴,等等。这是主子拿仆人的名字来讨自己欢喜。说得冷酷一点,以往狗的名字也常见这种叫法。

那么,那些仆人有没有自己的姓? 或者,他们在被称为“来”什么的时候,有没有保留原来的姓? 这个并不重要。微贱的生命,在世间无足轻重,也无须追究血统的由来。阿Q说自己跟赵太爷同姓,没人相信他:“呸! 你也配姓他!”

回到《红楼梦》,这里似乎故意留下了一个破绽,作家似乎在暗示:赖家兄弟原本都是叫作“来”什么,后来做了总管,需要以体面的称呼跟外界打交道,才用了谐音的“赖”作为姓氏。这很有意思。

但无论如何,赖嬷嬷的孙子、知县大人赖尚荣肯定是姓赖了。他去做官,还会有字有号,叫什么“山人”之类的。他如果请人写个行状,还会追究赖姓的来历:炎帝后裔分为四支,其一为烈山氏,古音烈与厉、赖通,故有赖氏;后人遂以氏为姓。

七夕会

劝吃声中,队长壮着胆夹起螺蛳肉,皱着眉放入嘴里轻轻、慢慢咀嚼,很快绷紧的脸色“阴转多云”,“咦,怎么这样鲜美?”队长率先点赞,其他客人一一仿效,将信将疑初品品尝,再经舌头细细回味后,不禁面露喜色。

紧接看向“爆黄鳝”开刀。知青筷子轮番夹菜,你一声“好吃”,他回应“真肥美”。队长的胆子也放大了,跟着品尝,马上来一句“确实不错”,吃了一块,又来第二块。一大碗菜肴顿时间少了一半,李大嫂坐不住了,叫一声,“慢点,让我也尝尝。”另外几位干脆站起身,筷子如雨点般下来。

“鳝螺宴”旗开得胜,一举打破了朝阳村世世代代的旧风俗。“新风”渐渐吹入村庄的家家户户,黄鳝、螺蛳纷纷上了村民的饭桌,成了贫寒、困顿的农家就地取材的新食料,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。

春阳温暖的午后,头戴藤条安全帽的战士们迅速收起帐篷和风钻、铁镐等工具列队撤走了,只留下崭新的碎石小路和岩壁上毛毛糙糙的弧形坑道口。铁丝网之外的我纳闷,旁边岩石上赫然写着“深挖洞、广积粮、不称霸”的红漆大字,怎么不再深挖了呢? 一想倒也好,我们又多了一个玩耍的好地方。

从山脚营区大院到废弃的坑道口直线距离不足百米,接近坑道口的二三十米处由于山的褶皱而形成了小山谷。这几天,山谷斜坡上稀稀疏疏的杂树灌木刚刚爆芽,几棵樱花却已开得正旺。粉的清雅,白的素净,一簇簇一团团的气势与我老家山坡上的没什么两样。那时我纯属顽童,更不懂什么浪漫,只觉得好看,就折了几枝送给卫生所的护士张阿姨。

其实她大了我几岁,只是在营区大院里我们对女兵一律叫阿姨。但我心目中却一直把她当姐姐看待,因为她对我好,又好看,红五星和红领章映衬着她的脸颊白里透红,还有一对一笑就像花蕾绽放的酒窝。我生病她打针也不觉得疼痛,还背着我翻过天马山去街上的卫生院,离开卫生院又去新华书店给我买了《智取威虎山》和《小兵张嘎》连环画。

“哟,真好看! 是樱花谷的吧。”她边说边把樱花插在了桌上的瓶子里。

“樱花谷?”

“就是施工队打坑道那儿呀。”她捋了下了我的头,甜甜糯糯地说。

原来,之前有个受伤的战士轻伤不下“火线”,要坚持施工。她担心战士的伤口

会感染就去施工现场换药。这位战士十分严肃地劝告她以后不要再来了。山谷里杂木丛生乱石累累,有时还要开山放炮。而她换好药,背起药箱抹了下汗津津的额头正正帽檐开心地说:“这儿真美,还有好看的樱花。你们指导员还神神秘秘地说是什么无名高地,我看明明是个小谷地,还不如叫樱花谷好听呢。”于是就有了这个名称。当然,那个战士的劝告毫无作用。她几乎天天去施工现场,有时还带回几枝樱花。

一晃,多少年过去了。又到了樱花盛开的日子,我独自去了樱花谷。曾经的碎石小路满是乱蓬蓬的杂草,原本就很浅陋的坑道口因山泥的坠滑和树根的盘缠也已模糊不清了。那几棵樱花依然开得热闹好看,可张姐退伍已两年多了。她退伍不久给我寄来了安徽老家的花生等特产,惊喜之中我暗暗记下了包裹上的地址。所以樱花盛开时,我就去樱花谷看樱花,再写信告诉她,樱花树越长越高,花越开越多。后来我还告诉她樱花谷要修建别的工事,几个战士把樱花移植到了营区,给平整单调的军营增添了一道美丽风景。

人间四月天,樱花最美时。今年的春天尽管不同寻常,但经历了疫情的磨难和抗疫的英勇战斗,樱花依然如期盛开烂漫无比。前些天张姐给我视频兴奋地说,每每看到白衣战士抗疫的英雄情景就感慨万千。作为曾经的一名解放军护士真想穿上军装,背上药箱去战疫呀! 末了,还问我从樱花谷移植到军营的樱花这些天应该很美吧。我说去看了,开得很美,也很稠!

为家乡的一个官方公众号写作,谈的是用药物灭鼠驱蚊的话题;忽然想到我的自学之路竟是以认识灭蚊药液的英文缩写为起点的,于是重开一档写此小文。

“六六粉子”其实是农药,但是人们会撒一点在枯叶或湿柴上点火熏(记音词,盱眙话说上声),熏出烟来熏蚊子,不过在我的印象里,效果不是太好。也有人把六六粉子拌在饭里药老鼠,但是这只能药低智商的或者“敢死队员”——据说老鼠群落早已进化到了有社会分工的层次,其中一类鼠得充当敢死队的角色。在旧铺公社我听父亲讲过“除四害”运动中逮老鼠的一个趣法:先逮一只老鼠,塞几颗黄豆粒子到老鼠的屁眼里,用针缝起来。不久黄豆粒子在老鼠体内膨胀大;老鼠胀得难受,便往各个鼠洞钻,遇到同类就咬,同类见到外来侵略者也咬。于是内斗的老鼠满屋跑,人们得以一网打尽。根据我对我父亲性格的了解,父亲很有可能参与其中,甚至极可能是其主导者。

用六六粉子“昂”蚊子事在三河农场;1966年秋我家搬回盱城,盱城人灭蚊子不用六六粉子,用“滴滴涕”或者“滴滴畏”。后来我以只认识两个字母的基础,自学英文二十六个字母(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拉丁字母)再自学数理化;两个字母是X与π。X是在小学学“比和比例”时学的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得知滴滴涕的英文是DDT,滴滴畏是DDV。不久看黑白片老电影《南征北战》,上面有一个炸药箱子的特写镜头,TNT三个字母赫然在目。某天,记不得读什么了,忽悟读物中的“梯恩梯”不就是“TNT”吗? 看官,你不晓得当时我多得意于我的这个伟大的发现。到这里,二十六个字母的读音不费事被我攻下了四个D、T、V、N;我对T的印象最深,不仅因为T在这几个缩写中出现了三次,还因为此前我在江苏医院做小工装自来水时经常用到“三通”,江苏医院人把三通叫作T,多形象。

庄子崇尚“师法造化”,我则经常“师法生活”。去年我去贵州支教,在一个讲座上提到我学语文往往“剑走偏锋,无所不用其极”,其源头应该也在这里。这是后话,接前话说。我很快学会了用家乡的盱眙话读二十六个字母,读L为“挨欧”,N为“挨恩”,然后学代数几何……我的自学道路就这样开始了。那真是在“黑暗中摸索”,顽强地摸索。后来参加高考,是数学分数把我的总分拉上去的,这才得以读淮阴师专的中文系。有趣,命运之神作了一回李玉和,道岔一扳,成就了我二十五岁以后的另一种人生。否则,我只能在我县的三农机厂干下去,然后随厂转产成造酒工人,然后再下岗摆地摊卖菜什么的。我干电工的同事后来就在山城市场里卖菜;电工当年在我这个翻砂工眼里是神仙一样的工种,有所谓“勤车工,懒钳工,活活神仙是电工”之说。

每想起这一段歧路人生我便哑然失笑。行到十字路口,我最自信的数学却向我亮起了“禁止通行”的红灯,于是我只好一拐弯学起了中文,后来一辈子从事语文教学,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笑剧类似吧。

自学之路的起点

王泽清